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八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只重表兩賢之素行擇配意只帶言　徐自溟曰謂長只云可妻也縲絏之事特為他作一解終未實言其可取之實謂容只諒其不廢及免罪亦未實言其事　總見聖

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絏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兩賢豈有優劣哉

子謂公冶長節　輔慶源曰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朝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愧也

子謂南容節　徐儆絃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己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

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茍免刑戮為貴耶　黄勉齋曰此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别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蔡虚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子謂子賤章　張彦陵曰按此章暗重一取字子賤能

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咨嗟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李卓吾曰夫獨造之難不如觀摩之易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樣子豈徒贊之而已乎翼註曰作文當用反題正做虛處著精神之例於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賢求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

又曰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資取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何如章　張彥陵曰器字只是借來說見其為有用之成材　女器二字正發得含蓄　四書家訓曰何器以通用之器其等不一非辨美惡辨大小也

翼註曰不可說器有貴賤美惡既曰有用成材難言賤惡　又曰器字與瑚璉俱是借字可影不可喻

袁了凡曰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

其通達之才不特可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　許敬菴曰子貢穎悟居顏子之次宜子賤所不逮而才美之炫露不若德器之淵涵是子賤所就似不可量而子貢器局已成病於自是故每勵而進之　子貢之器不在才之不足而在有自負其才之意子賤之近於不器不是才之有餘而在有不自恃才之意許說最是　朱

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但是器之貴者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明堂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　李毅侯曰以管仲之器小推之其亦庶幾於王佐乎

仁而不佞節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之意　翼註曰舊說以厚重貼仁簡默貼不佞

焉用佞節　張彥陵曰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即是

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徒為仲弓置辯　翼註曰焉用佞泛說而實承仲弓來末句亦然有以首句泛說末句主仲弓不用佞說未可從　王觀濤曰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趣味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為人心佞者不内根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忘之矣屢憎於人不

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令他怏然内悔徐儆絃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悅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葢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　陳氏以佞為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竊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　仲弓之仁正在於不佞

子使漆雕開仕章　張彦陵曰按此章是見性之學却

亦是經世之學　明新合一　吾斯未信吾字有味人信我不如我自信　苟於斯能信則仕可也即不仕可也以曾點之志觀之可見　袁了凡曰聖賢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相礙　蒙引以夫子亦

知開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　翼註曰開只說吾斯之未能信而難出仕意自見於言外　信字内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大全朱子第四段甚明　存疑說信字雖只主反身而誠一邊然亦包得那一邊蓋合巨細都要到真知地位也　無毫髮之疑即真知意是一反一正語　祝石林曰千古作聖不成只疑畏二字而畏又生於疑然必千疑萬疑而後能無疑

疑信之因也信聖之因也信得極者心眼平等即堯舜當前亦只這些子了無恐怖　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見大意見字篤志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二字指心曾點莫春一段即斯字注脚謂斯指心言者謬謂指仕言者尤謬　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只在氣魄上略分其實斯字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是開所獨

翼註曰子說朱註云說其篤志篤志云者是近裏著已期待不淺之意蓋夫子使開以仕是以由

求赤賜一例待他亦是吾儒適用之學但開之志又欲以顔曾地步自期而不欲以由求地步自限是近裏著已以為志而隨世功名非其心也其所期待甚不浮淺故曰篤志與他處篤志較不同　由求賜所具也都到信的地位然看來開所謂信比數子還備不是一端之信　如此看則開之勝由求赤者在斯字不在信字其勝曾點處則在信字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　若欲實説點高於開處似當以時中一貫

分然恐不分之尤妙　已見大意與見道分明是一意是一淺一深語篤志與不安於小成是一意亦是一淺一深語饒氏雖說有三項然其實止二項子說内兼此二項而篤志二字又包得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不安小成故圈内止云篤志　程子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二句是子說意不可混入使仕句内蓋使仕之時夫子亦不料其已見大意見道分明如此也說之心較使仕之心更深遠　或曰說其當下一念

說其他日之有成　兩意當兼說　說約曰瞿昆湖
文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
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趙浚谷曰子之說之只
說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亦豈
能預保而預喜之耶　按畢竟兼說為是　李毅侯
曰未信之心雖聖人必有之若率爾自以為信則其
茫昧也愈甚矣故必有不自信之心而後可庶幾於
信此又夫子說開之微意也

道不行章　存疑看乗桴句最好蓋即周流之意與遯世者不同然又須看註假設二字　子路之喜即終身誦之之意　按勇作急流勇退之勇看　翼註曰說者謂好勇二句泛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泛而意實專為此事發也　按歸與之歎浮海居夷之歎總因道不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歸魯又可見其取材之妙此節註中假設二字內便有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壬申四月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才効於可見運用反有實際而仁藏於心術之中起念之間無可把據此處稍為寛假世且依附道德之途以自掩其拙夫子不輕以仁許三子正為三子自有可用之才更不必索之不可知者以開假借地也　王宇泰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説辭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

也若謂發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體上流行爾　錢

鏞青臣曰此章只重仁之難知帶言其才正見仁不

可輕許近文皆云魯所急者才人非仁人如此立論

則重才輕仁以客奪主抑何背謬之甚乎己亥七月　周

用齋曰仁者當理無私而治賦等或未盡合理只是

才質做得去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節　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不能

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意

又問三節　翼註曰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　王觀濤曰拈出三箇可使字所以動武伯器使之意使而云可者分明謂國家可使之也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方孟旋曰仁在心之涵養夫子實是有所不知非詫詞也若才之粹美處即仁矣倘能器使其才即不知其仁可也　治賦兼有勇知方言邑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事言

女與回也孰愈章總旨　李毅侯曰今人每謂賜聰穎

外露故不及回之如愚不知如愚者明睿之極也子貢未到此處未能完全領略少不得揣摩推測用事所以聰穎不覺外露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若要他當下就學那如愚的則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可謂如愚之流亞否乎　蓋子貢自負之病不在聰穎外露　賜之不如回者顏子明睿所照已到一貫地位而子貢尚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所以不如故無論知二較知十而弗如即賜亦知十猶然弗如也然

其病却不在此何則聰明聞見固自不輕既到子貢地位則欲其化聰明聞見而歸於一貫未到子貢地位則聰明聞見固入道之資也子貢之病全在自負其聰明之過自負其聞見之多此其所以不能入道也今曰何敢望回云云是雖猶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未能遡流窮源然自負之病則已化而為自知自屈矣即此自知自屈之念還自本體上求之自可幾致一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然夫子口中又只

贊其自知自屈有可進之機未嘗明説可進於一貫也蓋欲使加工而漸悟耳故此章只重在樂其自負上化聰明聞見而歸於一貫是副意不可反作正講註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别兩人之知子貢則尚未知其分别在此也

女與回也孰愈節

何敢望回節　顧涇陽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

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將顏子與自家真面目描出　據此則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子貢已自知其分别在此　據前說則註自知是大概說未是知其所以不如處據此說則自知即自知其所以不如二者不同看來大全蒙引存疑淺說未嘗說子貢尚未知其所以不如處以與涇陽說合並存可也　四書家訓曰何敢望見遠不及他且不能齊等況愈乎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數

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此說甚是分明　刁蒙吉翼註内全載涇陽之說亦看未破

弗如也節　陳白沙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李衷一曰道一而已何有二何有十其謂知二不如知十此自子貢較量於多寡之間畢竟從聞見上比勘但據其自知一念還自本體上反求自可幾致一之妙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　此與予前說同皆看自知輕看自屈重涇

陽則看自知重看自屈輕　張無垢云豈是於回果弗如只緣聞處尚多踈若還真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此一章不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先諸儒尚未參及壬子　此章癸亥二月二十九日重訂定有總評見别本此本諸説俱當删

宰予晝寢章總旨　此章當看註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似未甚害事然却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為學此夫子所以深

責之下文聽其言而觀其行亦不是怕他欺我只因他志氣昏惰連他自己也做不得主所以要觀夫子此章雖似黜宰我實所以深教之後來宰我終在十哲之列想是因夫子之言而能自發憤歟壬申四月十一日

宰予晝寢節　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於人也節　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

指宰予與傷今思古意絶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我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霍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一串說　沈無回曰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思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

吾未見剛者章　此章須與孟子養氣章參看　張彦

陵曰按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的意思然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以申棖為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　此段與蒙引存疑說約俱合　翼註曰剛字即孟子言浩然之氣也一說主心體說與自强不息一例亦說得精　看來可兼用　鄒東郭曰浩然之氣中正而純

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以時偕之故能闇能闢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　沈無回曰廉直狷介是剛之一端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若東漢之節義止可謂氣不可謂剛此皆在用上說　馬鍾陽曰夫子歎未見剛者即易自强不息者也當與至大至剛剛字相同非氣禀之剛中和之强也無慾自是剛字注脚　按慾非私欲

若私慾則委靡汩沒甚矣安得有剛之似註云嗜欲如嗜功名嗜節義非不悻悻自好是貌為剛而實非也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私欲嗜欲恐未必當如此分别但所嗜者自不同如聲色貨利亦是功名節義亦是申棖之慾還在節義功名一邊故為似剛此段即圈外謝氏之意　翼註曰慾與剛非正相反慾乃不剛病根　又曰慾字最廣亦要說得細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根學

於聖門必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慾無厭但此心未能澹泊寧靜世味猶多所牽引故謂之慾　吳因之曰剛柔之名雖自來並稱然天地間只一剛便了其所謂柔者特委曲以成其剛而已當初聖人因見得天下事沒有這段委曲便連那剛也成不得故並舉之曰剛柔不知剛與柔自對不過蓋柔只帶在剛裏面造化之所以為造化人心之所以為至德要不越此須看剛字大而全須見夫子致思本旨　又曰

古來聖賢只完得一剛字古來議論只發明得一剛字人真有得於剛便是道統所屬此夫子未見之歎所由發也觀易贊乾獨詳便得思剛之意　又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慨歎不得見之詞　佐案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張彥陵曰按凡學問須要實實去做莫口頭說過了夫子曰非爾所及若曰談何容易爾試以身體之恐未便能及此人心原自大公此心開明時本欲捐爾我平意氣到施受實際未

必真能渾然一體而無絲毫不平此蓋難之之辭欲其實用力耳勉而進之非抑之也　翼註曰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日言

夫子之文章章　張彥陵曰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　理原如此然此處却不重只重教不躐

等文章是夫子曰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告人者故不可聞翼註得之　翼註曰文章即性天顯設處性道即文章隱微處本是一而二二而一但章吉不重合一上　袁了凡曰即文章為性道是認影為形離文章而求性道是潑波求水　議論妙極然須知是旁意　語類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也性者着人而行之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

心未應於事物故曰性　精義伊川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横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是夫子固常語之矣聖門之學者以仁為已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説又曰耳不可以為聞也　紹聞編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然其教人則不躐等　此章須味註罕言字謂夫子之日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

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日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不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

子路有聞章　張彥陵曰此即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方纔聞善時

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　龔𠇟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惕之意蓋急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猛圖欲聞斯行之以為後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矣　大全朱子一段譬喻極好說得古人為己之心出然子路勇行之心似未盡出不若此二段之切　刁蒙吉曰行兼遷善改

過言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子路

殆庶幾乎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張彦陵曰學問只宜淺看

不可提敏字作主但性敏位高亦可交互說蓋性

敏者多不好學況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況又

性敏乎　究竟文子所以止於文子者亦仍受敏之

累也戊辰　孔文子這一種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之政

事衛國之社稷賴以匡持衛國之風俗賴以轉移者

非徒記誦詞章之學問也故雖有疵行聖人猶有取焉若如後世風雲月露之學問亦何足取耶壬申四月十二日

沈無回曰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為文矣不同

刁蒙吉曰孔文子瀆倫棄義人類而禽獸矣乃學問一事有微長焉謚存之子錄之不沒其善皆所以示勸也

甲辰房書曰盛世之謚嚴嚴則寡末世之謚寛寛則衆夫子之略其短取其長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為言也

子謂子産章　首說箇行己之恭則與夫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此一句是為人根本唯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得行其志也　鋤姦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　使非役使乃駕御之意　翼註曰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　按翼註事字改作外字為渾　真西山曰考其所為唯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

晏平仲章　吳因之曰凡相傾相陷之風多起交道不終嫌隙互生至標榜詆毀結黨擠排而禍貽家國故因平仲寓意云敬有二意又當皆兼内外一曰不狎一曰不驕又有不厭意　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　沈無回曰久不獨狎以昵生亦兼有炎凉遷換之意在内　李見羅曰只敬了便諸釁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閒之端雖多其奬總自不敬生來　久字敬字自是兩

魯能敬斯能久是餘意不可即包在敬字内

臧文仲章　王觀濤曰龜能知未來吉凶故事之欲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冥冥之龜故曰不知民義是朱傳添出何如其知猶云是何等樣知語亦婉刺

令尹子文章　高中玄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子張

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未知焉得仁者正所謂其心或別有他念若果理正而心安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　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　集註有二意圈内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私而未必事當理文子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外看以僭王猾夏正君討賊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無私而事皆不當理此二意原互相發明若如高中玄之說則二子事皆當理而

心不能無私在大全朱子亦有此意所謂二子忠清是就事上論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論是也此另是一意難以並用　朱子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令尹令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

此高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思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　蒙引謂使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看來未是使子文之三仕三已皆當理文子之去亂果無私亦叫不得仁何則以猾夏不討賊

之事論之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　翼註謂玩註子文處是未知其心之純雜何如文子處是未知其心之安勉何如如此則上節是觀其所由下節是察其所安然子文夫子既許以忠則亦非有所為而為者矣只依余前說為是

附說苑至公篇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

令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我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我不能免之於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

是黙廷理而尊子文

季文子章　王觀濤曰夫子不與文子同時兹聞往事而斷之非評文子也再斯可矣乃緣文子而立善思之凖耳故切不宜多説到文子再之一字乃示人意也　再字要看得活事到面前思之未得者須著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徧便是再　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

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　因私意則致三思因三思則私意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段是兩層意實相發明此段即圈外所謂窮理程子一段則所謂果斷也　王宇泰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　翼註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

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此則周公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思未嘗三思也大全橫渠一段另是一樣意難並用若語類所引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之説則自與朱子欲人以義制事一段同也　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恐未是雖上哲亦須是再思亦不可三思雖魯鈍亦不可三思

甯武子章　張彦陵曰此章是以有道之知形出無道之愚只重邦無道則愚句　袁了凡曰無道有道俱就成公時言之有道是復國之後無道是失國以前知可及而愚不可及亦當合看蓋不韜光則不能濟變不沉晦則不能免患不盡黜其智巧算計則未能捨身以徇君此愚之所以難也　此說最是蓋圏内圏外原是一意陳氏所謂艱險中能沉晦是也合來方見得不可及　金上還曰此章當如先進章例知

愚之說乃當時見武子處常則明目張膽而遂知之見武子履變則似昏似默而遂愚之唯夫子因知而深見其愚之難處蓋知者明用其知也愚者暗用其知也明用其知則知有可效暗用其知則人莫測其所以默運者故曰愚不可及　四書鏡曰坐鎮安常知非真知盡瘁艱難愚非真愚愚知特從時俗所見論之　翼註曰細玩朱註無事可見者非束手無事但無後來履危蹈險之事耳大夫事上使下豈全無

一事大抵為於可為之時則知為於不可為之時則愚　翼註曰邦字實指衛邦勿泛有道只是内變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是晉文外構元咺内爭時　蒙引曰在朱子則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沉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看來朱子所謂保身濟君似即指沉晦言程子所謂免患似即指不避艱險言愚

字皆兼兩項說愚之不可及處亦皆兼兩項說但朱子則微重在不避艱險程子則微重在沉晦耳蓋上二句是案下二句是斷未嘗有淺深也蒙引分解似謬　看來圈内外自是兩意不兼也罷壬寅四月廿二日

不避艱險就是愚之不可及處保身濟君亦是愚之不可及處自有兩層但不可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之不可及耳　自世俗觀之則禹稷之三過不入孔之轍環亦愚也戊辰四月初六日　此章癸亥

三月另訂定見別本　乙丑八月又定以圈内圈外為二説不當合

歸與歸與章　沈無回曰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後一著之詞也　張彦陵曰連説歸與有振奮回首的意思即含傳道之意析疑曰十三舉門弟子後自孔文子以下八舉春秋人物竟發歸與之歎言人才之無若吾黨也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即狂裏面事不是不屑細微是廓落高曠意

一切世故不入其胸次正是狂處此等人自露精光自成體段故曰成章即成其為狂也裁之使就中行所以二字正聖人傳道密微處當味　輔慶源曰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　仇滄柱主輔氏之說冉永先及翼註都不主輔氏冉是壬申四月十四日

輔氏所謂脫略世故者兼細行有不矜實事有未

副說　孟子狂獧章大全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存疑亦云則二字固可分配也蓋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内言狂簡則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

說約曰或疑子在陳顔閔諸賢見在從游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寛詞也從游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管云商偃由賜皆共垂教易世之事業者道不行而思遯世故屬意在於狂是又不然聖

門所指狂狷甚廣且聖門諸弟大抵多狂不獨琴張曾晳牧皮也　李毅侯曰斐然可想見升堂氣象陳伯玉曰得道後之文章是從闇脩之養得來無邊幅可見此之文章是從資性帶來便有邊幅可見語類謂各自成章最妙蓋勇藝自成勇藝之章德行自成德行之章文學自成文學之章　析疑曰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却是不成章也　斐然二句是一揚一抑狂簡二字似不是一揚一抑志大不

是全好略於事不全不好　李毅侯曰此夫子思狂也中行節纔合狷言之狂者氣魄在狷者之上夫子取其可以擔荷世道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要做聖賢志願高大得緊無一箇住頭處好攔截得他有此志願自然不拘小節硜硜信果有所不能所謂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此亦是願力太高一時躬行上未便相稱故如此其大段却已到好處看他志行卓然有立雖未至充實之光

輝而學問成就處已成箇大片段煥然可觀言談氣概自與尋常逈别故曰斐然成章不是半閒不架可動揺之人口裏一樣身子上又一樣為行不揜言也若是言行相背大德踰閑至若今狂之蕩則一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子思他何用註陷於異端者須活看

仇滄柱曰不知裁句正解當從淺說淺說將斐然成章作伸言狂將不知裁之作伸言簡與朱註相合註以志大訓狂略事訓簡下文志極高正應上志大

過中失正又應上略事慶源輔氏分配甚精紫峰說實本於此觀此則知斐然成章是識見高明志意遠大乃狂之可進於道處不知裁之是識過高而不平實志過遠而不切近乃簡之未合於道處故不知所裁斷屬小子看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夷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多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既改

其惡便是無可惡者此與不遷怒一般　李見羅曰夷齊疾惡甚嚴然其意要在淑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絕人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意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意思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　周季侯曰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　王宇泰曰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此意淺及其

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不是到不念時方怨希也即其惡惡時而怨已希矣

孰謂微生高直章　高中玄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人皆矯飾底緼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反不可以觀人也　季彭山曰直道而行謂如其最初第一念

也不在形跡上看即如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以昭公為知禮非直矣乃何直如之要問立心何如耳　看來此直字兼行上看與直而無禮惡訐以為直之直微不同　假使當時告之以故則為曲意徇物若使不告之以故則是掠美市恩故註兩言之壬戌三月初十日　刁蒙吉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總之是違道干譽

巧言令色章　張彥陵曰此節重在恥字這兩種人情

態雖别總來都是外面要做好人飾為長厚而心裏實不可對人言夫子兩曰恥之正取出若人一點良心發其愧汗使他有箇回頭日子　沈無回曰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　獨言左丘明丘者舉世不知恥而獨我兩人恥之也細玩語氣醒世意深而慨二流人之意

較淺

顔淵季路侍章總旨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

四書家訓曰此章總是聖賢之志公而不私至於聖人超於賢人賢人超於庸衆乃其分量則然不必分别只重他好邊説　翼註曰此章志字只泛説勿如下論作用世之志　聖賢之志總是一箇公而不私而顔淵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顔淵此大小之别也然顔淵與子路又有有待無待之别夫子與顔淵

又有有意無意之別　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分乙丑九月十三日

顏淵季路侍節　袁了凡曰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猶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與物共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

願車馬節　李衷一曰看來子路之志地位儘高不專靠在車馬輕裘還在無憾上都是有忘人己形骸的

意思豈區區輕財利勿把子路志看得淺㝠因之曰車裘共敝頗類俠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别

顔無伐善節　薛畏齋曰顔子克復以後必無矜己誇人氣態特恐凝神斂氣之學少不到心中微有渣滓未化耳　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有勞之可施也　家訓謂回一念克己善且不見為己善安知有伐勞且

不見為已勞安知有施亦是方孟旋之意然說得尤明　無伐無施要看得是顔子已溺已飢之意方與此章言志切不要看得與若無若虛一般壬申十二月　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是萬物一體是心之德不止是愛之理辛未閏七月

老者安之節　周季侯曰聖人一副廣大心腸須要寫得懇惻不要只作因物話頭然這種志願隨時隨處俱用得著實無等待　翼註曰夫子之志不可專作

邦家說聖人此志隨時可行沈無回曰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少懷堯舜之猶病而天地之猶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唯見其充滿無憾耳　朱子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然學者亦須如子路恁捨得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染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程子曰人能放這一

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妨礙　看來二子之志俱是就無私一邊說夫子之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壬申四月十五日　老者三句語類有廣大精微四句極好　李毅侯曰他日與曾點亦此意

已矣乎章　袁了凡曰訟者如寃家相見便不放他躲避又如老吏斷獄務要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内自訟不靠口頭底說話來辨悉不靠外面的意氣來

振刷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追求證辨以圖改善此是夫子致望意　李毅侯曰凡訟者必求勝而後已使克己亦如是則去慾必除其根而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當時欲寡過之伯玉不二過之顔子為庶幾焉　四書家訓曰人不患有過而患不能改過然必有悔心而後有改心亦必悔心深切而後改心勇猛

十室之邑章　張彦陵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已

做箇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相礙　不好學亦須兼怠惰隱怪二項　翼註曰好學要根忠信來為妙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　說約曰了凡云聖人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横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但人

認了忠信是美質而更不好學即念念存實心事事以實行而於理纖毫有疑究竟與本來性命有何干涉譬衣錦夜行與衣褐夜行同赴坑窖錦褐有異失命同也故不可不好學　李毅侯曰全是引誘人好學要在如不如處得解聖學以誠為主其緊要在主忠信上忠信是本體學是工夫好學所以保任此忠信而神明之也蓋自有諸已之信而至美大聖神化不可知亦顧其學力何如耳忠信而不好學則其究

也為硜硜之忠信而已矣又其究也為不忠不信小人之無忌憚而已矣　刁蒙吉曰忠信是朴實頭地人若曰我豈有異於人哉不過時時誦法先王事事佩服古昔憑忠信二字實心實意做去未敢稍自菲薄耳　此章雖似對質美者言然亦是大槪說蓋人之作聖既不在乎質而在乎學則有美質者不可恃無美質者不可諉也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八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九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章總旨　翼註曰首節許其宜君下三節因其論簡而然之益見其宜君簡字是主　四書家訓曰首許仲弓終然仲弓皆以其得簡之本也

雍也可使南面節　張彦陵曰南面不必說人君凡臨

民者俱南面　南面寛説亦是然註却指人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張彦陵曰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蓋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　淺説曰講可也簡須以已意議論斷講若依夫子語意則難措詞

按淺説最是推此志也凡管仲之器小哉吾未見剛者之類俱當斷講為是　翼註曰仲弓問子桑伯子非借人之短以形已之長作自考説亦通然據下節

是仲弓已真知伯子之病矣何又自考看來只是仲弓於伯子為人心有獨鑑而又就夫子一質證耳考字不如質字　四書家訓曰仲弓已料夫子許已在簡但未得夫子明言縱已之簡是不敢自信故以伯子問意以伯子之簡與已不同看夫子評他如何則已之簡明矣葢不為伯子而為自證也　按如此則與伯夷叔齊何人也一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

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

居敬而行簡節　紹聞編曰程子謂能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為方事於治人脩己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猶煩苛使人難事者乎如呂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秉斯民之厭

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歸重一敬字於學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畫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精義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自然簡居敬行簡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　又曰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

私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此與敬簡一例　張彦陵曰無乃二字有質疑意　呉因之曰聖人以兢業做本體子桑伯子以清淨做本體意欲掃除一切但有脱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原之意便屬不敬

雍之言然節　鄒嶧山曰是併所謂可與太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太簡之言正我可也簡之意偏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張彦陵曰不遷者旋怒旋

釋復於無怒不貳者旋覺旋改復於無過所謂不遠之復也　若怒而過則者便是逐情若欲强制其心使全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　鄒嶧山曰不遷怒或主兩人言存疑亦兼用　或主一人言看來只是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意蓋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是不遷也若怒不休歇便是遷　朱子曰内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　怒此

人而移於彼人是遷怒在今日而移於明日也是遷怒止該一分而增作一分一釐也是遷凡此又皆可謂之不中節大全雖分别遷與不中節看來不分也得　遷與不中節有分别否　獨舉怒者七情惟怒為難制舉一以該餘也其實七情皆然方其用工時不止在怒上用工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　不貳過大全許氏及存疑俱主心過説看來即兼身説亦似不妨程子亦只説是微有差失未嘗

限定是心過　王龍溪曰顔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

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顔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

遷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　不遷不貳只就怒

與過上說所以不遷貳則以心之常止與一不得即

以止與一為不遷貳正解亦不得以止與一分解不

遷貳

子華使於齊章總㫖　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

與重不繼富句後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辭重毋字

高中玄曰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著有所執著則非惟取不可也與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子皎皎之行蓋賢者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

子華使於齊節　張彥陵曰與釜與庾或曰示不當與不當益非也此本圈外程註翼註亦主此似亦不妨壬寅四月　聖人豈以徇人為義乎釜庾亦問餽之常即下周急意也

赤之適齊也節　翼註曰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

繼字有味

原思為之宰節　毋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鄰里鄉黨

乎一句反是餘意　沈無回曰夫鄰里鄉黨亦豈盡

人而與之哉必有斟酌之義在矣

子謂仲弓曰章　張彥陵曰此只泛論世類難拘絶不

染著仲弓身上玩聖人歎息語意分明為塵俗中有

奇品不能必見知於人唯以聽造物而已言外有勉

仲弓脩身邁德之意不專在見用上說　觀人者不可以世類為去取唯知好德而已矣自立者亦不可以世類為勸阻唯知脩德而已矣　集註大全只主不以世類觀人上無勉仲弓脩德意止可作餘意不可以觀人自立對　四書家訓曰雖欲勿用句併山川字俱不可著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之尚而中犧牲之宜其用必矣就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說人用葢

即神以決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張彥陵曰仁體原無斷續心機自分去來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斷耳　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與鏡有何分别但就其為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違狀之夫子於顏淵提出心字此正是覿體相呈處日月至猶云日計月計總是形容那去住不定之意　袁七澤云辟如迷人認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

嘗轉也　忘機曰凡大智慧只是有進無止諸子之日月至也為是他得一至處便自叫絶便自愛戀

按仁體原自平淡稍著念便有斷續如此參至字真是竿頭進步　回護其餘莫如真氏寡欲之說及語類徹底曾到一番之說若存疑所辨日至月至内外賓主二條與朱子相反不必用蓋仁為客欲為主原屬朱子初說倪氏辨之詳矣若以後條屋喻之說解之自可無病何必牽連不違云迭為賓主乎如此說

來則但從三月日月處分別而不違與至字之義不見矣殊有不安故說約亦不之從若日至月至之辨雖說約從之然三月是借以言其久日月是借以言其暫原非實話亦不必更為附會　内外賓主說約欲不添欲字作伴亦非心在仁外為賓則在欲内為主矣即添欲字亦不妨　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句只是足上不能已意故朱子以欲罷不能解之存疑謂與上文相礙者非　顧涇陽當下繹以此章與互鄉童

子章並看甚好　嘉靖丁酉應天丘鵬墨以造次顛沛必於是視聽言動無違理講不違仁最妙　月至强於日至蓋言一月之内或數日或半月二十日心常在於仁壬申四月十七日

由也可使從政也與章　張彦陵曰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方說到應用上　翼註曰註云通事理事理者事之理也但曰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唯曰通事理則是綪練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

圓通二意明通與汶闇反圓通與拘滯反實是一意

按翼註固是但格物窮理章句亦以事理為解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翼註曰季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且引為私門之重耳若云求忠臣於孝子太腐若云欲植黨以傾君又太刻　又曰善字不可說勿觸彼之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

伯牛有疾章　徐儆弦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

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賢哉回也章　張彥陵曰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　樂只是得我性體耳　人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　我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故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

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閒一切嗜好洗得淨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最可玩味師門求正牘云耿先生曰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樂處即是憂處知得樂處亦

可於憂處尋之噫微矣　緣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　周子通書富貴人所愛者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也　原憲之樂曾

點之樂皆猶與道為二老莊之樂則直跳出道外去了須合此三者看方知顔子之樂方知程子所謂樂非樂道壬申四月十八 時文有以樂天說者亦好 此章一樂字即下論所謂屢空須先想其樂處次想其不改處不改則樂之深矣壬申四月二十 管登之曰孔顔曾點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處本同而體段則異也孔顔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知體也仁必合知而成聖知或掩仁而為狂體仁而樂用行舍藏無所不可體

知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辨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於此　袁了凡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實取顏子之精進耳

非不說子之道章　孫淮海曰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既曰說夫子之道而又諉於力不足是在聖人身上尋求而非自己心上尋求徒說以口耳而非說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不足也　四書家訓曰說字以欣慕言淺淺說亦有用力意　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

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也以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也氣質之禀者一時變化之難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脱之難迫於勢而正誼明道之學不能不變也限於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改也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 壬申四月十八 張彥陵曰中道而廢正是虛擬箇力不足模樣以破其畫耳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此即求也退故進之之意

女為君子儒章　丘毛伯曰儒外之小人易辨唯小人而冒儒之名則小人不易辨者　曰為曰無為極重四書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極得　陸隴史曰註云為己為人自是君子小人定案然子為子夏言之必有關切子夏病處故謝氏云恐其遠者大者有昧焉要之為己則遠大為人則近小註意自合也　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的為人處篤信謹守者有

謹守的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為人處若謂子夏是信果之流故教之以大儒無適莫之道在他處則有之非此章之旨謝註所謂遠者大者是以體言不以用言為人則雖有廣大之用不免為近小為己則雖規模之卑狹不失為遠大觀下章滅明之事皆近謹守一邊而楊氏以為有正大之情可知

子游為武城宰章　沈無回曰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

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女得人焉爾乎煞是問得緊要子游應聲而對便舉出滅明之事來可想見聖賢留心處佐案 分職事資講論端風俗是主輔政説以立身以傳道以用世是推開説皆是得人内事 女得人焉爾乎楊氏主輔政説蒙引推開説看來兼用為是若焉爾乎三字只是語助詞仁山金氏之説不必用 吴因之曰世風日下多自託於圓以脂韋趨時所以弄得十分狼狽子游

獨取一等寧方毋圓世俗所不喜之人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　又曰士大夫居鄉固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或邑中有甚疾苦有司所不盡知而已復默默即世道何補朱子謂凡一邑休戚所關當告有司者亦是公事據此議論雖若謂後世開一請謁法門而不知真心存心民瘼者正不必以此避嫌也

孟之反不伐章　高中玄曰此要識之反分明是以敗軍憂主為辱不敢以後殿為功故其言如此自掩其

功是就别人説他有心自掩其功是詭情也是要譽也不情甚矣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更多也
高中玄云註云故以此言自掩其功本自有功而故掩之是不情也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為不直而乃取不情之之反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愚謂聖人之言隨方立案安有定則夫

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即如註說亦何害葢夫子節取之為當世發也　翼註曰不伐以心言　世之淺中狹量有二有不知其職分之當為與職分之未盡而伐焉者有雖知其職分之當為與職分之未盡而以人形已而伐焉者朱子說得明白蒙引存疑中玄俱說得不明白　大全知其職分之所當為自然無伐心一段自好與蒙引存疑及中玄之說類然皆只是就事論朱子則又翻進一層

却主平日存心說所謂心地平底人即謝氏所謂無欲上人之心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雖知職分之所當為雖知敗軍憂主之辱少閒不知不覺伐心又起矣此說得最精然如此則純乎天理矣而朱子又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也蓋所云心地平者亦只是操持得如此未是渾然天理地位此又不可不知　朱子既謂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又謂與顏子無伐善相似此須善看玩相似二字原非謂其同也

不有祝鮀之佞章　張彥陵曰愚按士君子立身制行只求自信斷不肯投時俗所好尚世風日趨日壞若有求免於俗的念頭必佞如鮀美如朝而後可而鮀與朝必不可為是不可為非但是不能為奈何甘以自己之耳目口鼻供時人之玩弄夫子寄慨於鮀朝正為求免於今之世者醜之也意在言外　董思白曰此歎當世無一正人而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朝者恨非謂不能鮀與朝者惜也倘有寧為世所憎而言之不

出貌之若愚者庶藉以挽回世風耳　較前段尚落一層　非為不能鮀朝者惜亦非止為愛鮀朝者歎蓋専為求免者警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出不由戸章　陳伯玉曰不曰誰能入不由戸曰誰能出不由戸人處室內從戸而出人在道中由道而出人自以為身在道外若不得其門而入孰知人盡處道內正恐不得其戸而出　出不能不由戸戸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道又本不難行此提醒語

也但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此怪歎語也依南軒解則當以提醒為正解而以怪歎意補在後依註則當以怪歎為正解而以提醒意提在前依註為是伯玉說亦在提醒内　莫由亦兼過不及說

質勝文則野章　張彦陵曰此章要得文不可勝的口氣野字正對君子看當時類以質為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為君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

為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平説為得蓋天下亦有以質為君子者如棘子成之類　彦陵又曰文質雖就人身上説亦可兼經制上説　翼註曰質文不專在禮制上凡持身涉世無處不有　陳定宇曰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　方孟旋曰記曰禮有以質為貴有以文為貴此二字似俱自外邊説質是朴實頭徑情直遂意文是箇粉飾潤色意　文專在外質兼内外陳氏以在内者言質故曰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輔

氏兼内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二說稍

異蒙引存疑皆從輔氏者也然新安之說亦精但可

兼說不可單用耳至近說謂文質俱自外面說則必

有文質彬彬而不可謂君子者似難說　陳氏所言

之質本質之質也輔氏所言之質質朴之質也此質

字二意俱有　陳伯玉曰質勝文連質也不像箇質

不算做質直謂之野文勝質連文也不像箇文不算

做文直謂之史　湯霍林曰彬彬内有相濟意有相

生意有相須意有相調意大概是質為主文為輔若以三分文七分質貼說殊為可笑　蒙引三分文七分質之說霍林非之極是蓋以在内者言質不得止用七分若以在外者言質亦當隨時損益使執定三分七分之說則為子莫之執中皆有病按蒙引之說較之文質相半之說已進一層矣而霍林又進一層信乎理以辨而益出也　徐自溟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處是質日章處是文知闇然日章

為君子之道斯知文質彬彬所以為君子矣　按此與闇然日章有分别不可混　此章當與執兩用中參看　文質彬彬本文是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自無不足自不待損益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是集註補說非正觧　附疑問云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說故以偏勝者為野史而彬彬者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繢華飾誠信忠慤正是極好處

豈同於野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　李毅侯曰質立而文生焉原非兩件如愛親敬長質任自然所謂質也節文舞蹈生烏可已所謂文也有是質自然有是文有是文乃見有是質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原著一勝字不得庸知夫野之獨愈於史乎故彬彬然後為君子　又曰與其史也寧野

人之生也直章　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

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楊龜山之說也

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發出來

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合而

言之順理為直逆理為枉　性情原合一未嘗有二

存疑謂直當以情言蓋直與枉對動時方見得然

看來須合性情動靜講方是動時之直已發之和也

靜時之直未發之中也龜山之說亦是舉類而言非

必謂專以情言也若微生高直直道而行舉直錯枉

之直則專就動上言專以情言耳此章因之二字亦專就情言蓋情有善惡性無變易也　翼註曰直對曲言順理直遂内不遷於情外不役於物是之謂直如孔子謂無毁無譽為直道只是順乎是非正理不被私愛私憎牽累了亦不顧别人愛他憎他何如無一毫之委曲所以為直舉此一端可以例見　當與直躬章參看　李毅侯曰聖人曰剛曰直意義殊大其中含蓄義理無盡仁義禮智皆隨地立名者耳盖

子直養浩然其淵源蓋出於此　人之生也直便是誠者自成也便是性善冉永光斷以蒙引為是而以存疑直解為非最是壬申四月二十　四書家訓曰生有静機如喜怒哀樂未發而無偏倚生有動機如好惡是非已發而無邪曲　要識生與直不相離處　翼註曰人之生也直下須用必直而後可以生也一語接上起下方圓融　朱子謂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此段要看得

好蓋不孝於父不弟於兄便是不直不必到說我孝說我弟而後為不直也觀後段云見入井而不惻隠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可見　吳因之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與形骸之軀分作兩樣看若無義理便不宜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絶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非徒甚其詞以儆省天下也

知之者章　張彦陵曰按語意似歸重樂上然樂原於

好好原於知不至於樂總成不得知知好樂本是貫串兩箇不如一步緊一步見得此中旨趣原自無窮隨人所造以為深淺若夫真知自不能以不好真好自不能以不樂到一徹盡徹地位方是學問究竟處

兩箇不如是以地位言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工夫言真知自好真好自樂是以究竟言　聖人鼓舞吾人進步處全在兩不如上蓋學問中境界無盡若生一念執著便是住境聖人從吾人得力處點出

箇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光景躍如即樂亦非究竟處蓋功夫得手之後不在能取而在能舍也　此章知字好字皆當淺看樂字則當兼淺深看大全謂此樂與孔顔之樂不同看來兼說亦不妨　袁七澤曰所謂之者何物耶

中人以上章　張彥陵曰要知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人有可不可之分耳　袁七澤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然則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

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　若以坦途日光喻此章則當以坦途日光為上以坦途起頭處日光一隙處喻下聖人無語不是上道德性命上也洒埽應對亦上也只是人有可不可之分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此究竟語為學者言也是無行不與四時百物二章之旨也若淺言之則道

德性命是上洒埽應對是下聖人設教固先以下不先以上此分别語為教者言也夫子文章及此中人以上二章之旨也意雖相通若竟以前二章意解此二章便是將賔作主　沈無回曰近來說語上語下處都要說得渾融謂語上即在語下之中只是要人會悟會悟得則下即上不悟得則上亦下說豈不精其實上下雖一貫到語時不無上下之别如克復語顏一貫語曾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及此豈不是語上

語下分別處講此題要會可語不可語之故　又曰論道原無本末論教不無精粗語意似重不可語邊見教者不可以精玄誤人意若論道則凡有語莫非上也天下豈有二道乎　李毅侯曰即如對樊遲說移去對顏子說他依舊在上處理會　凡言道與教者學者皆當各作兩層意看如分言之是如何合言之是如何　所謂精粗無二致者有二一如言費隱一如言遠近遠近又俱在費内分出近自夫婦居室

之閒逺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皆費也皆粗也然其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是隱也精也而精即在粗之内是無二致也分言之則夫婦居室之閒粗也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精也而精之理即粗之理是無二致也所謂教不躐等者亦然一是從費而至隱一是從近而至逺九月十一因看問事鬼神章又記　翼註曰可以不可以只説他領受得領受不得不説到教者當語不當語可字作堪字不作當字　上字不必説到

天地聖人所不能盡只是大不是上壬申四月二十二　中人以上猶當因其候而語之也何況中人以下中人以下但可語下猶當循其序而語之也而況乎其上壬申四月二十三　看來無行不與亦只是說文章及語下一邊仍是教不躐等之說無語不是上在彼亦是實意據存疑所解無行章如是須再詳之

樊遲問知章　張彥陵曰務義内便有對越神明意遠字又正發明敬字之義　徐鴻洲曰惠廸吉從逆凶

就務民義中其禍福之理已先定不得於此别外言禍福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聖賢禍福都在民義上論合義便是福違義便是禍初不在鬼神上論　務義自然遠鬼神不遠鬼神叫不得務義遠正是其務處先難自然後獲不後獲叫不得先難後正是其先處凡講知行工夫義利關頭及體用淺看便皆可交互如云或知而不能行或行而不先知若深看則皆不可交互己酉四月改　翼註曰民字只作人字

對鬼神字言勿作下民　麟士謂難字較闊不必即粘為仁不是仁字豈是狹的仁外豈更有道理即粘仁解為是若陳氏謂先難所包者廣本不但言克己便不妨　四書鏡曰仁之任最重道至遠其工夫亦甚難矣　翼註曰後獲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　洪覺山曰吾人不惟此事外有所攀援方為私意即就此事上有個希圖所得的意思亦是私心用事　此事上無所希圖是後獲包得此事外無所攀援亦如

遠字之包凡事之不當為者故朱子上嶺一段云思量得某處便是求獲雖非獲字正解而實相發明蒙引謂仁知皆舉現成的說但未至自然地位存疑刪下句極有見蓋不妨兼安勉說也

知者樂水章　徐岩泉曰天地閒流行的是氣主宰的是理這理氣在物得之則為水為山在人得之則為知為仁當知山水是天地閒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之精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知耳　唐荆川

曰仁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而情係　動靜屬心不屬境朱子曰動不是恁地勞擾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　蘇紫溪曰動靜二字不必過為分別知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主萬感不揺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　按動靜合一理固如此然夫子正從分別處模寫仁知不必苦苦串合

說動靜合一不妨但要象知仁之動靜合一不要象聖人之動靜合一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聖人之動聖人之靜也動固動靜亦動者知者之動也靜固靜動亦靜者仁者之靜也　翼註曰明達的人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故曰動純一的人理不閒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無私意攪擾故曰靜動靜俱屬心但兼寂感非以動屬事靜屬心也　羅一峰曰樂不取必于遇而取必于心壽不取必于數

而取必于理李九我曰動而樂者其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矣緣樂壽以識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其理之相契與夫馳情于物者異矣

齊一變章　吳因之曰齊魯受病已深一旦欲更變其俗不是尋常改頭換面的作用且如齊人雄其富强逞其變詐方自謂得計乃欲反而入于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若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不知玩愒

偷惰已成痼疾須重新整頓一番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為歸但齊國人心方濡染于功利中豈能一朝拔去病根非謂一變之初其主意便只欲至魯也　因之之說專重變更則二段皆重上一句雲峰之說專重黜霸則二段皆重下一句兩說當兼用　四書家訓曰此節是夫子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兩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變更足以善治而

不可安于今日之頽壊也　齊所以難變集註專歸
咎桓公大全併咎太公看來大全似勝淺説從集註
夏長泰講至于道云以忠厚為不可恃者此知道
之能為弱不知道之能為强也知道之能為静不知
道之能為動也　李毅侯曰夫子此時有抵掌而談
想望用我之意會此方為得神
觚不觚章　楊升菴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以觚之
制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盖已有破觚為圓

者矣古人制器必尚象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觚哉之歎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註不得為觚是謂名存而實亡也升菴之説謂名實俱亡者也以君臣論之春秋之君臣名存而實亡者也田和之篡三晉之分名實俱亡者也集註是説前一截事升菴是説後一截事　餼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

所以惜實二者同為憂世之言而餼羊之憂愈迫矣

春秋中有存其名者如周雖衰必稱天王此愛餼羊之意也有責其實者如葬成公則王不稱天此是歎觚之意也　冕可以用純觚不可以無稜　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仁者雖告之曰章　袁了凡曰宰我此問欲舍生以求仁亦是非憂為仁之陷害也須玩他雖字口氣設為不可從之勢以探仁者所必從之心耳可逝不可陷是

就事上說可欺不可罔是就理上說此二句亦總見不可陷的意思　存疑亦有此說不是　吳因之曰何為其然也暗合下文虛提一句　又曰宰我疑仁者須從井救人夫子告之以不可陷而決仁者不從井救人語意似已應付去了然仁者所以不從井救人處尚未究竟說出意思終不明白而宰我憂為仁陷害意終未釋然故復以可欺不可罔申之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

宰我說處須得為仁陷害意躍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為仁決無陷害意躍然言外　宰我此問還是憂為仁之陷害不是欲舍生求仁以短喪章參看可見了凡說似是而非因之說得是己亥五月十八　宰我說井有人焉不專說是欺其意只重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存疑曰

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不是　翼註曰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　從井章直躬章及孟子康士章此三章一例桃應章則又是一例辛酉三月

君子博學於文章　饒雙峰曰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必約而本之於博則無偏

狹固滯之病此博約之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正欲貫通乎理以為反約之地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大全蔡覺軒顏淵章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

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楊慈湖曰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衆多疑其不可以為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為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　博約諸家皆以知行分然則此與一貫似不同

與尊德性似不同蓋觀曾子一貫註謂以行言子貢一貫註謂以知言則是知亦有博約行亦有博約也若尊德性自屬存心道問學註雖屬致知其實兼行在內豈可分配博約乎朱子以一貫尊道來解此似難說也竊意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禮不是文之總會處蓋文是說的禮禮是行的文文是籠統的禮禮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蒙引以多聞見愼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

又在二者之外至一貫則又是約禮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禮一貫是萬事統體一禮也以一貫之一較約禮之約則約之中又有約者也　多學而識章大全朱子博約一條最明　四書家訓曰約是將外面的收攝到身心上來如萬殊會為一本語不切蒙引所講約禮在陽明則屬博文而蒙引所謂博文陽明則已抹去矣斷不可從　此章若依蒙引之解而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解之則必約禮方可叫

做博文不約禮叫不得博文然陽明此章似只作體用看不作知行看又似以博為行以約為知　此章蒙引說精矣說約又引蒙引曰此章重博約不重知行却又似兩岐余所覽蒙引刪本不載此段可謂有見

子見南子章　沈無回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說非不說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　朱子曰龜山云子見南子包

承者也乃大人處否而亨之道非也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亦不足為大人矣　翼註曰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是否勿露出有見小君之禮來

註只說有見小君之禮不說有好德之意然程子固兼說　要味朱子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一段若說有見小君之禮則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若說因其好德之意則陽貨豈無好德之意乎在聖人之見固不出此二項然自有箇權度非學者

所能測也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　夫子之見南子堯之容四凶也夫子之不見陽貨舜之誅四凶也

中庸之為德也章　楊慈湖曰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

如有博施於民章總旨　第二節要看他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遽

責以及人則猶之博猶之衆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　此章當與從井章同看

如有博施於民節　博施濟衆新安陳氏説好程註以老壯兼贍為博華夏兼及為衆恐未是二項博施濟衆内俱有　翼註曰博施不止於仁如云帝王不止於貴此喻最明　翼註曰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　袁了凡曰堯舜猶病就心説世界無窮民物無窮即博施廣濟

安能滿我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若不思博濟決非仁聖一體之心若謂吾能博濟亦決非仁聖無窮之心張侗初曰堯舜猶病正是仁的生機立人達人都在此

夫仁者節　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亦不是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衆耳　了當與麟士合　此節就心論仁非空存此心也但所

重在心耳非不必見之事也但不必皆為博濟之事耳麟士說當如此看蓋此節文勢原重在心但須如此補說方是　羅近溪曰分明立達不在己上是萬物一體之意　立人達人正是己立己達處　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第二節大意如此

能近取譬節　四書鏡曰末節近字與博字衆字相形

言仁者之心只在欲立欲達則其心固甚近也吾未能如仁者之自然唯即吾心之近以度之人而知人心之欲無異於我由是而善推其心焉則推其欲立之心便可進於立己立人推其欲達之心便可進於達己達人此亦仁之方也已大抵仁與不仁只在公私之閒忘私則仁矣勝私則可進於仁矣　翼註曰能近取譬下據註當補推其所欲以及人　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看過從來多少學人終身

克治究竟人我藩籬未易脫化胸中不無膏肓之疾者有矣豈易言哉此正一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至極直可以當一貫者也　孟子牽牛章已包在能近取譬一句中萬歴甲辰老吾老二句程文云凡愛博者患其難徧及則以心體心愛愈施而愈周凡惠費者患其易窮及則以人利人惠隨分而隨繼亦可作此章義疏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九